

我的亲身经历

林彪出逃的前前后后（上）



林彪，中国共产党党员、政治家、军事家，中国十大开国元帅之一

（一）

我是1965年11月入伍的，新兵训练结束后，被分配到中央警卫团8341部队卫生队，1967年4月调入二大队6中队。二大队是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、国防部长林彪的警卫部队。1968年9月，我被任命为6中队一分队队长，是林彪的“随卫”警卫员。1969年春，我参与了国防部长办公室（简称林办）机关工作，除了跟随做警卫工作外，还是“林办”主任叶群的游泳教练，并负责她的游泳安全。

1960年以前，叶群是个司级干部，并不出名。1960年林彪当了国防部长，并主持军委工作以后，她当上了“林办”主任，是

正师级干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以后，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，她也平步青云，当上了军委办事组成员，参加“中央文革”碰头会，后来又进了中央政治局，成了当时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。

林彪身体不好，很少和外界接触，也很少参加中央会议，除了毛泽东召开的会议外，一般不参加，每天只听秘书念几十分钟的文件，了解情况的渠道很窄。而叶群则不同，天天出去，不是开会就是串门，她把听到的、看到的大量情况灌输给林彪，是林的主要“信息库”。她利用“林办”主任的身份，利用林对她的依赖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控制林对外界的接触，并直接指挥林手下的几员大将，她确实确实是林家的实权派。而叶群的日常爱好和雷打不动的习惯是，天天晚上在室内游泳池游泳，以后再睡觉。因此，在北京的毛家湾，在北戴河和其他林彪经常去住的南方的几个大城市中，都为叶建了室内游泳池。游泳池水深1.5至2米，水温25℃~30℃。每天游泳的水量和水温，都是由我操作。她游泳时，我陪她一起下水，既是她的教

练，又是她的警卫。

因为我的这个特殊身份和特殊职责，所以我几乎天天与叶群见面、接触。对叶群及其全家的许多事情，我的耳闻目睹要比别人多得多。对林彪的出逃，我既是拦截者，又是追击者，那时的情节，至今还历历在目。

（二）

林彪叛国出逃，其乘车、登机、起飞等都是仓皇的，但他们出逃是早有预谋和周密安排的。他们的内部密谋和活动，绝不让我们警卫人员知道。但是，他们既然做了，就总要露出些蛛丝马迹。林彪等人出逃前，已陆续有些反常现象，引起了我们警卫人员的注意和反思。

1970年9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结束后，林彪和叶群于9月7日早晨离开庐山，直接回到了北戴河。

一年多来，林、叶绝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。林的性格是寡言少语，深居简出；其身体状况是怕风，怕光，怕水。回北戴河后，他更是整天把自己“锁”在屋里，下楼就钻进车里，极少有人见到他的真面目。叶群像变了另一个人一样，往日趾高气扬，整日忙出忙

进，见谁批谁的态度和做法，有了很大的收致，随之而来是情绪低落，有时是愁眉苦脸。对这些变化，我们并没感到很大意外，因为我们当时知道了一些消息，他们在二中全会上受到了毛泽东的严厉批评。同时，社会上也有许多传言，说毛泽东和他的“亲密战友”，写在九大《党章》上的接班人林彪，已产生了很大裂痕。

但是，1971年8月，毛泽东南巡，特别是得到毛泽东南巡一些谈话的内容以后，他们有了更加反常的变化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在暗地里已有许多察觉，并在背后议论了不少。一是叶群的电话特别多，她往林彪屋里跑得特别勤，在那里停留的时间也特别特别长；林彪这个人脾气很特殊，他最喜欢一个人呆在屋里，任何人进屋，都必须报告完后迅速离去。叶在他那里呆的时间长，这说明，他俩商量的事情很重要，而且短时间内做不出最后决定。二是林的汽车司机杨振刚一天几次修车，试车。该车是“保险红旗”轿车，即防弹玻璃车，是当时国内一流车，性能特别好，并不需要天天试车。杨的举动说

明，首长可能随时有重大事情，随时急用车，而这个重大事情是什么呢？三是林出逃前几天的一个晚上，大约11点多，我正陪叶群在室内游泳池游泳，林彪之子，空军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突然闯入室内，脸色十分难看，情绪非常紧张，他站在池旁说有急事。叶群一见儿子“破常规”地闯进来，显得有些吃惊，她马上问我“小吕，你懂不懂俄语？”“我立即回答：“我什么语也不懂——不！俄语，英语我都不懂。”于是，他二人开始了咿哩哇啦的对话，可能是用俄语吧！他两大约谈了一二十分钟，我虽然听不懂他们对话的内容，但从他们那声调，表情和不断挥手的动作看，二人可能有不同的意见，争论很大，很激烈。或许是事情特别重大，二人同时对那件事情十分恼火。最后，林立果愤怒地扭身离去，叶群也中断了游泳，并冷冷地对我说：最近几天，我不游泳了，你也不用准备了。”这使我猜测到，近几天叶和林可能有大事，这是因为：林、叶从来不拆帮，林一动，叶也就动；这件大事，或许与刚才争吵的那件大